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淨

話說唐僧徒弟三眾脫難前來，不一日行過了黃風嶺，進西卻是一脈平陽之地。光陰迅速，歷夏經秋，見了些寒蟬鳴敗柳，大火向西流。正行處，只見一道大水狂瀾，渾波湧浪。三藏在馬上忙呼道：「徒弟，你看那前邊水勢寬闊，怎不見船隻行走，我們從那裡過去？」八戒見了道：「果是狂瀾，無舟可渡。」那行者跳在空中，用手搭涼篷而看，他也心驚道：「師父啊，真個是難，真個是難。這條河若論老孫去時，只消把腰兒扭一扭，就過去了；若師父，誠千分難渡，萬載難行。」三藏道：「我這裡一望無邊，端的有多少寬闊？」行者道：「經過有八百里遠近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怎的定得個遠近之數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瞞賢弟說，老孫這雙眼，白日裡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。卻才在空中看出，此河上下不知多遠，但只見這經過足有八百里。」長老憂嗟煩惱，兜回馬，忽見岸上有一通石碑。三眾齊來看時，見上有三個篆字，乃「流沙河」；腹上有小小的四行真字云：八百流沙界，三千弱水深。

鵝毛飄不起，蘆花定底沉。

師徒們正看碑文，只聽得那浪湧如山，波翻若嶺，河當中滑辣的鑽出一個妖精，□分兇醜：

一頭紅燄髮蓬鬆，兩隻圓睛亮似燈。
不黑不青藍靛臉，如雷如鼓老龍聲。
身披一領鵝黃氅，腰束雙攢露白藤。
項下骷髏懸九個，手持寶杖甚崢嶸。

那怪一個旋風，奔上岸來，逕搶唐僧。慌得行者把師父抱住，急登高岸，回身走脫。那八戒放下擔子，掣出釘耙；望妖精便築。那怪使寶杖架住。他兩個在流沙河岸，各逞英雄。這一場好鬥：

九齒耙，降妖杖，二人相敵河岸上。這個是總督大天蓬，那個是謫下捲簾將。昔年曾會在靈霄，今日爭持賭猛壯。這一個耙去探爪龍，那一個杖架磨牙象。伸開大四平，鑽入迎風戩。這個沒頭沒臉抓，那個無亂無空放。一個是久占流沙界吃人精，一個是秉教迦持修行將。

他兩個來來往往，戰經二□回合，不分勝負。

那大聖護了唐僧，牽著馬，守定行李。見八戒與那怪交戰，就恨得咬牙切齒，擦掌磨拳，忍不住要去打他，掣出棒來道：「師父，你坐著，莫怕。等老孫和他耍耍兒來。」那師父苦留不住。他打個唿哨，跳到前邊。原來那怪與八戒正戰到好處，難解難分。被行者掄起鐵棒，望那怪著頭一下，那怪急轉身，慌忙躲過，逕鑽入流沙河裡。氣得個八戒亂跳道：「哥啊，誰著你來的？那怪漸漸手慢，難架我耙，再不上三五合，我就擒住他了。他見你兇險，敗陣而逃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兄弟，實不瞞你說，自從降了黃風怪，下山來，這個把月不曾耍棍，我見你和他戰的甜美，我就忍不住腳癢，故就跳將來耍耍的。那知那怪不識耍，就走了。」

他兩個攬著手，說說笑笑，轉回見了唐僧。唐僧道：「可曾捉得妖怪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妖怪不奈戰，敗回鑽入水去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這怪久住于此，他知道淺深。似這般無邊的弱水，又沒了舟楫，須是得個知水性的引領引領才好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這等說。常言道：『近硃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』那怪在此，斷知水性。我們如今拿住他，且不要打殺，只教他送師父過河，再做理會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不必遲疑，讓你先去拿他，等老豬看守師父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賢弟呀，這樁兒我不敢說嘴，水裡勾當，老孫不大□分熟。若是空走，還要捻訣，又念念避水咒，方才走得；不然，就要變化做甚麼魚蝦蟹蟹之類，我才去得。若論賭手段，憑你在高山雲裡，幹甚麼蹊蹺異樣事兒，老孫都會；只是水裡的買賣，有些兒榔杭。」八戒道：「老豬當年總督天河，掌管了八萬水兵大眾，倒學得知些水性。卻只怕那水裡有甚麼眷族老小，七窩八代的都來，我就弄他不過，一時不被他撈去耶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若到他水中與他交戰，卻不要戀戰，許敗不許勝，把他引將出來，等老孫下手助你。」八戒道：「言得是，我去耶。」說聲去，就剝了青錦直裰，脫了鞋，雙手舞耙，分開水路，使出那當年舊手段，躍浪翻波，撞將進去，逕至水底之下，往前正走。

卻說那怪敗了陣回，方才喘定，又聽得有人推得水響。忽起身觀看，原來是八戒執了耙推水。那怪舉杖當面高呼道：「那和尚，那裡走？仔細看打。」八戒使耙架住道：「你是個甚麼妖精，敢在此間擋路？」那妖道：「你是也不認得我。我不是那妖魔鬼怪，也不是少姓無名。」八戒道：「你既不是妖魔鬼怪，卻怎生在此傷生？你端的甚麼姓名，實實說來，我饒你性命。」那怪道：「我：

自小生來神氣壯，乾坤萬里曾遊蕩。
英雄天下顯威名，豪傑人家做模樣。
萬國九州任我行，五湖四海從吾撞。
皆因學道蕩天涯，只為尋師遊地曠。
常年衣鉢謹隨身，每日心神不可放。
沿地雲遊數□遭，到處閑行百餘趟。
因此才得遇真人，引開大道金光亮。
先將嬰兒姪女收，後把木母金公放。
明堂腎水入華池，重樓肝火投心臟。
三千功滿拜天顏，志心朝禮明華向。
玉皇大帝便加陞，親口封為捲簾將。
南天門裡我為尊，靈霄殿前吾稱上。
腰間懸掛虎頭牌，手中執定降妖杖。
頭頂金盃晃日光，身披鎧甲明霞亮。
往來護駕我當先，出入隨朝予在上。
只因王母降蟠桃，設宴瑤池邀眾將。
失手打破玉玻璃，天神個個魂飛喪。
玉皇即便怒生嗔，卻令掌朝左輔相：
卸冠脫甲摘官銜，將身推在殺場上。
多虧赤腳大天仙，越班啟奏將吾放。
饒死回生不點刑，遭貶流沙東岸上。
飽時困臥此山中，餓去翻波尋食餉。
樵子逢吾命不存，漁翁見我身皆喪。
來來往往吃人多，翻翻覆覆傷生瘡。
你敢行兇到我門，今日肚皮有所望。

莫言粗糙不堪嘗，拿住消停剝鮮醬。」

八戒聞言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潑物！全沒一些兒眼色。我老豬還掐出水沫兒來哩，你怎敢說我粗糙，要剝鮮醬？看起來，你把我認做個老走碓哩。休得無禮，吃你祖宗這一鈹。」那怪見鈹來，使一個「鳳點頭」躲過。兩個在水中打出水面，各人踏浪登波。這一場賭鬥，比前不同，你看那：

捲簾將，天蓬帥，各顯神通真可愛。那個降妖寶杖著頭輪，這個九齒釘鈹隨手快。躍浪振山川，推波昏世界。兇如太歲撞幢幡，惡似喪門掀寶蓋。這一個赤心凜凜保唐僧，那一個犯罪滔滔為水怪。鈹抓一下九條痕，杖打之時魂魄敗。努力喜相持，用心要賭賽。算來只為取經人，怒氣沖天不忍耐。攪得那鯁鮪鯉鱖退鮮鱗，龜鱉鼉黿傷嫩蓋；紅蝦紫蟹命皆亡，水府諸神朝上拜。只聽得波翻浪滾似雷轟，日月無光天地怪。

二人整鬥有兩個時辰，不分勝敗。這才是銅盆逢鐵帶，玉磬對金鐘。

卻說那大聖保著唐僧，立於左右，眼巴巴的望著他兩個在水上爭持，只是他不好動手。只見那八戒虛幌一鈹，佯輸詐敗，轉回頭往東岸上走。那怪隨後趕來，將近到了岸邊。這行者忍耐不住，撇了師父，掣鐵棒，跳到河邊，望妖精劈頭就打。那妖物不敢相迎，聽的又鑽入河內。八戒嚷道：「你這弼馬溫，徹是個急猴子！你再緩緩些兒，等我哄他到了高處，你卻阻住河邊，教他不能回首啊，卻不拿住他也？他這進去，幾時又肯出來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馱子，莫嚷，莫嚷。我們且回去見師父去來。」

八戒卻同行者到高岸上，見了三藏。三藏欠身道：「徒弟辛苦呀。」八戒道：「且不說辛苦，只是降了妖精，送得你過河，方是萬全之策。」三藏道：「你才與妖精交戰何如？」八戒道：「那妖的手段，與老豬是個對手。正戰處，使一個詐敗，他才趕到岸上。見師兄舉著棍子，他就跑了。」三藏道：「如此怎生奈何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放心，且莫焦惱。如今天色又晚，且坐在這崖岸之上，待老孫去化些齋飯來，你吃了睡去，待明日再處。」八戒道：「說得是，你快去快來。」

行者急縱雲跳上去，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鉢素齋，回獻師父。師父見他來得甚快，便叫：「悟空，我們去化齋的人家，求問他一個過河之策，不強似與這怪爭持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家子遠得狠哩，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，他那裡得知水性？問他何益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又來扯謊了，五七千里路，你怎麼這等去來得快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，老孫的筋斗雲，一縱有□萬八千里。像這五七千里路，只消把頭點上兩點，把腰躬上一躬，就是個往回，有何難哉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既是這般容易，你把師父背著，只消點點頭，躬躬腰，跳過去罷了，何必苦苦的與這怪廝戰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不會駕雲？你把師父馱過去不是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的凡胎肉骨，重似泰山，我這駕雲的，怎稱得起？須是你的筋斗方可。」行者道：「我的筋斗，好道也是駕雲，只是去的有遠近些兒。你是馱不動，我卻如何馱得動？自古道：『遭泰山輕如芥子，攜凡夫難脫紅塵。』像這潑魔毒怪，使攝法，弄風頭，卻是扯扯拉拉，就地而行，不能帶得空中而去。像那樣法兒，老孫也會使會弄。還有那隱身法、縮地法，老孫件件皆知。但只是師父要窮歷異邦，不能夠超脫苦海，所以寸步難行也。我和你只做得個擁護，保得他身在命在，替不得這些苦惱，也取不得經來；就是有能先去見了佛，那佛也不肯把經善與你我。正叫做『若將容易得，便作等閑看』。」那馱子聞言，喏喏聽受。遂吃了些無菜的素食，師徒們歇在流沙河東崖次之下。

次早，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今日怎生區處？」行者道：「沒甚區處，還須八戒下水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要圖乾淨，只作成我下水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，這番我再不急行了，只讓你引他上來，我攔住河沿，不讓他回去，務要將他擒了。」

好八戒，抹抹臉，抖擻精神，雙手拿鈹，到河沿，分開水路，依然又下至窩巢。那怪方才睡醒，忽聽推得水響，急回頭睛睛觀看，見八戒執鈹來至。他跳出來，當頭阻住，喝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，看杖。」八戒舉鈹架住道：「你是個甚麼哭喪杖，斷叫你祖宗看杖？」那怪道：「你這廝甚不曉得哩。我這：

寶杖原來名譽大，本是月裡梭羅派。
吳剛伐下一枝來，魯班製造工夫蓋。
裡邊一條金趁心，外邊萬道珠絲玢。
名稱寶杖善降妖，永鎮靈霄能伏怪。
只因官拜大將軍，玉皇賜我隨身帶。
或長或短任吾心，要細要粗憑意態。
也曾護駕宴蟠桃，也曾隨朝居上界。
值殿曾經眾聖參，捲簾曾見諸仙拜。
養成靈性一神兵，不是人間凡器械。
自從遭貶下天門，任意縱橫遊海外。
不當大膽自稱誇，天下槍刀難比賽。
看你那個鏽釘鈹，只好鋤田與築菜。」

八戒笑道：「我把你少打的潑物，且莫管甚麼築菜，只怕蕩了一下兒，教你沒處貼膏藥，九個眼子一齊流血。縱然不死，也是個到老的破傷風。」那怪丟開架手，在那水底下，與八戒依然打出水面。這一番鬥，比前果更不同，你看他：

寶杖掄，釘鈹架，言語不通非眷屬。只因木母剋刀圭，致令兩下相戰觸。沒輪贏，無反覆，翻波淘浪不和睦。這個怒氣怎含容，那個傷心難忍辱。鈹來杖架逞英雄，水滾流沙能惡毒。氣昂昂，勞碌碌，多因三藏朝西域。釘鈹老犬兒，寶杖□分熟。這個揪住要往岸上拖，那個抓來就將水裡沃。聲如霹靂動魚龍，雲暗天昏神鬼伏。

這一場，來來往往，鬥經三□回合，不見強弱。八戒又使個佯輸計，拖了鈹走。那怪隨後又趕來，擁波捉浪，趕至崖邊。八戒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潑怪，你上來，這高處，腳踏實地好打。」那妖罵道：「你這廝哄我上去，又教那幫手來哩。你下來，還在水裡相鬥。」原來那妖乖了，再不肯上岸，只在河沿與八戒鬧吵。

卻說行者見他不肯上岸，急得他心焦性爆，恨不得一把捉來。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自坐下，等我與他個『餓鷹叼食』。」就縱筋斗，跳在半空，刷的落下來，要抓那妖。那妖正與八戒嚷鬧，忽聽得風響，急回頭，見是行者落下雲來，卻又收了那杖，一頭淬下水，隱跡潛蹤，渺然不見。行者佇立岸上，對八戒說：「兄弟呀，這妖也弄得滑了，他再不肯上岸，如之奈何？」八戒道：「難，難，難，戰不勝他。就把吃奶的氣力也使盡了，只繃得個手平。」行者道：「且見師父去。」

二人又到高岸，見了唐僧，備言難捉。那長老滿眼淚道：「似此艱難，怎生得渡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莫要煩惱。這怪深潛水底，其實難行。——八戒，你只在此保守師父，再莫與他廝鬥，等老孫往南海走走來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去南海何幹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取經的勾當，原是觀音菩薩；及脫解我等，也是觀音菩薩。今日路阻流沙河，不能前進，不得他，怎生處治？等我去請他，還強如和這妖精相鬥。」八戒道：「也是，也是。師兄，你去時，千萬與我上覆一聲：向日多承指教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若是去請菩薩，卻也不必遲疑，快去快來。」

行者即縱筋斗雲，徑上南海。咦！那消半個時辰，早望見普陀山境。須臾間，墜下筋斗，到紫竹林外，又只見那二□四路諸天上前迎著道：「大聖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師有難，特來謁見菩薩。」諸天道：「請坐，容報。」那輪日的諸天逕至潮音洞口報道：「孫悟空有事朝見。」菩薩正與捧珠龍女在寶蓮池畔扶欄看花，聞報，即轉雲巖，開門喚入。大聖端肅皈依參拜。

菩薩問曰：「你怎麼不保唐僧，為甚事又來見我？」行者啟上道：「菩薩，我師父前在高老莊，又收了一個徒弟，喚名豬八戒，多蒙菩薩又賜法諱悟能。才行過黃風嶺，今至八百里流沙河，乃是弱水三千，師父已是難渡；河中又有個妖怪，武藝高強，甚虧了悟能與他水面上大戰三次，只是不能取勝，被他攔阻，不能渡河。因此，特告菩薩，望垂憐憫，濟渡他一濟渡。」菩薩道：

「你這猴子，又逞自滿，不肯說出保唐僧的話來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們只是要拿住他，教他送我師父渡河。水裡事，我又弄不得精細。只是悟能尋著他窩巢，與他打話，想是不曾說出取經的勾當。」菩薩道：「那流沙河的妖怪，乃是捲簾大將臨凡，也是我勸化的善信，教他保護取經之輩。你若肯說出是東土取經人時，他決不與你爭持，斷然歸順矣。」行者道：「那怪如今怯戰，不肯上崖，只在水裡潛蹤，如何得他歸順？我師如何得渡弱水？」菩薩即喚惠岸，袖中取出一個紅葫蘆兒，吩咐道：「你可將此葫蘆，同孫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，只叫『悟淨』，他就出來了。先要引他歸依了唐僧。然後把他那九個骷髏穿在一處，按九宮佈列，卻把這葫蘆安在當中，就是法船一隻，能渡唐僧過流沙河界。」

惠岸聞言，謹遵師命，與大聖捧葫蘆出了潮音洞，奉法旨辭了紫竹林。有詩為證。

五行匹配合天真，認得從前舊主人。
煉已立基為妙用，辨明邪正見原因。
金來歸性還同類，木去求情共復淪。
二土全功成寂寞，調和水火沒纖塵。

他兩個不多時，按落雲頭，早來到流沙河岸。豬八戒認得是木叉行者，引師父上前迎接。那木叉與三藏禮畢，又與八戒相見。八戒道：「向蒙尊者指示，得見菩薩，我老豬果遵法教，今喜拜了沙門。這一向在途中奔碌，未及致謝，恕罪，恕罪。」行者道：「且莫敘闊，我們叫喚那廝去來。」三藏道：「叫誰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見菩薩，備陳前事。菩薩說，這流沙河的妖怪，乃是捲簾大將臨凡，因為在天有罪，墮落此河，忘形作怪。他曾被菩薩勸化，願歸師父往西天去的。但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，故此苦苦爭鬥。菩薩今差木叉將此葫蘆，要與這廝結作法船，渡你過去哩。」三藏聞言，頂禮不盡，對木叉作禮道：「萬望尊者作速一行。」那木叉捧定葫蘆，半雲半霧，逕到了流沙河水面上，厲聲高叫道：「悟淨，悟淨，取經人在此久矣，你怎麼還不歸順？」

卻說那怪懼怕猴王，回於水底，正在窩中歇息，只聽得叫他法名。情知是觀音菩薩；又聞得說「取經人在此」：他也不懼斧鉞，急翻波伸出頭來，又認得是木叉行者。你看他笑盈盈，上前作禮道：「尊者失迎。菩薩今在何處？」木叉道：「我師未來，先差我來吩咐你早跟唐僧做個徒弟。叫把你項下掛的骷髏與這個葫蘆，按九宮結做一隻法船，渡他過此弱水。」悟淨道：「取經人卻在那裡？」木叉用手指道：「那東岸上坐的不是？」悟淨看見了八戒道：「他不知是那裡的個潑物，與我整鬥了這兩日，何曾言著一個取經的字兒？」又看見行者，道：「這個主子，是他的幫手，好不利害，我不去了。」木叉道：「那是豬八戒，這是孫行者，俱是唐僧的徒弟，俱是菩薩勸化的，怕他怎的？我且和你見唐僧去。」

那悟淨才收了寶杖，整一整黃錦直裰，跳上岸來，對唐僧雙膝跪下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有眼無珠，不認得師父的尊容，多有衝撞，萬望恕罪。」八戒道：「你這膿包，怎的早不皈依，只管要與我打？是何說話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兄弟，你莫怪他，還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與姓名耳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果肯誠心皈依吾教麼？」悟淨道：「弟子向蒙菩薩教化，指沙為姓，與我起個法名，喚做沙悟淨，豈有不從師父之理？」三藏道：「既如此，」叫：「悟空，取戒刀來，與他落了髮。」大聖依言，即將戒刀與他剃了頭。又來拜了三藏，拜了行者與八戒，分了大小。三藏見他行禮真像個和尚家風，故又叫他做沙和尚。木叉道：「既秉了迦持，不必絮煩，早與作法船去來。」

那悟淨不敢怠慢，即將頸項下掛的骷髏取下，用索子結作九宮，把菩薩葫蘆安在當中，請師父下岸。那長老遂登法船，坐於上面，果然穩似輕舟。左有八戒扶持，右有悟淨捧托；孫行者在後面牽了龍馬，半雲半霧相跟；頭直上又有木叉擁護。那師父才飄然穩渡流沙河界，浪靜風平過弱河。真個也如飛似箭，不多時，身登彼岸，得脫洪波；又不拖泥帶水，幸喜腳乾手燥，清淨無為，師徒們腳踏實地。那木叉按祥雲，收了葫蘆。又只見那骷髏一時解化作九股陰風，寂然不見。三藏拜謝了木叉，頂禮了菩薩。正是：

木叉逕回東洋海，三藏上馬卻投西。

畢竟不知幾時才得正果求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